



藏書斷捨離

吳捷

據說，斷捨離雜物的過程就像火車起步：起初緩慢，拖沓，費力，痛苦。一旦「勢能」產生並積聚，列車就會越開越快，在鐵軌上絲滑如飛。

對愛書人而言，斷捨離書籍是天大的難事。北魏人李謐就說了：「丈夫擁書萬卷，何假南面百城。」藏書多，家裏堆得滿坑滿谷，左擁右抱，不但帶來實實在在的成就感，「大學者」、「愛讀書」的人造形象也立即可視化了。客人來訪，每每驚嘆讚美一番，主人心裏美滋滋的，也就忘記，其實那些書自己並未讀過幾本。它們排列在書架上，只是完成了書籍的不幸使命：招友。

我曾是這樣的「愛書人」。從前，六七年間，因為種種因緣，接盤三家人的舊藏，塞滿三個五層的大書架。加上四小架自己歷年胡亂攢的書，規模就很可觀了。巴爾扎克小說《路易·朗貝爾》寫愛書少年朗貝爾，一目十行，記憶驚人。他的讀書心得令人心有戚戚：「我常駕着一葉詞語的扁舟，遨遊於黑暗的過去。這種漫遊美不勝收，猶如昆蟲棲息於一片草葉，聽任它隨着河水流淌。我從希臘出發，先來到羅馬，然後穿越到現代社會的廣闊天地。」

在書海中隨流漂蕩，轉眼十來年過去，我這隻草葉上的小蟲才發現——或者說不得不承認——自己的啃書能力有限，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。」而且，寒暑易節，研究和閱讀的興趣都改變了。從前嚮往的學術高峰，如今高山仰止，雖不能至亦不悔。有些書則已過時。

最主要的是人到中年，在各方面都折騰不動了。所以戒之在得，知止不殆，決意把書斷捨離。

最初當然像火車起步，緩慢而痛苦。放下這本，拿起那本，每一本都如人生未竟的願望，以為「遲早」「有朝一日」會實現，但終於無心無力而未成。但想到「生有涯而知無涯」，想到搬家之累，就先從學術書籍下手。太冷門的，盡可去大學圖書館借閱。同類題材的，保留一兩本即可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乃至更早出版的，紙張泛黃，一概請出。如此竟去掉一百本有餘，在地板上堆成三座小山。此時「勢能」已成，已讀而不想再讀的書，為應付考試備課寫論文而買的書，過去十年沒翻過且此後也不太可能去讀的書，作者相贈盛情難卻的書，翻翻即可迅速做決定，逐一下架。書架上空出四長排，果然感到神清氣爽，且有一種「我不裝了」的輕鬆：這些書要一一讀之，臣妾做不到啊！

淘汰掉的書籍，要為它們妥善安排歸宿。最簡單的是裝進車裏，捐到救世軍之類慈善機構。但我的書有些太偏門（論文集、研究專著、外語書籍之類），大概不適合普通讀者，最好轉贈學生。子曰：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，從我者其由與？」「由」指子路（仲由）。孔子的愛徒，顏回第一，子路當屬第二。每個學年，我都會遇到一兩個顏、路之輩，這時讓他們來辦公室，大包小包帶走。學生把書籍裝箱時，我在一旁順手選幾本出來閒

扯一番，彷彿又重溫了舊夢。「哇，教授，你也讀漫畫！」「我這是博覽群書，懂麼？」於是皆大歡喜。

書聚書散，就像各種收藏之物，人只是將它們暫時聚集在一處而已。因為搬家，因為戰亂，曾在一起的書又散落四方。《路易·朗貝爾》寫法國大革命期間，小城梅爾附近的修道院和城堡被劫，藏書論重量出售，朗貝爾的舅舅趁機購買了兩三千冊。清朝怡親王府「樂善堂」搜集江南多處著名藏書樓的書籍。清末震鈞《天咫偶聞》記載：「咸豐庚申（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）以後，人家舊書多散出市上，人無買者，故值極賤，宋槧亦多。」恭親王奕訢的智囊朱學勤，高陽歷史小說《慈禧前傳》寫辛酉政變時一再提到的人，就在當時收聚了大量「樂善堂」流散到民間的藏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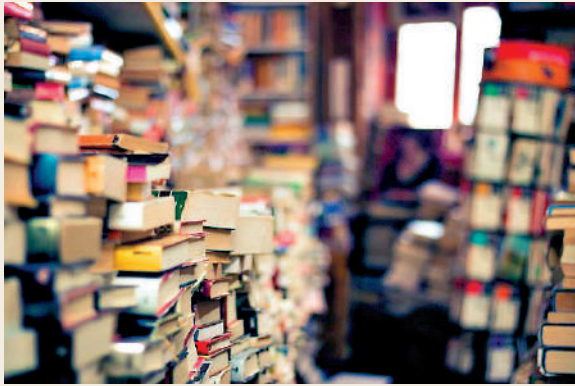
被迫零星出售心愛藏書以餬口的普通人，尤其值得悲憫。雨果《悲慘世界》描述馬白夫老先生（後來犧牲在街壘）靠賣自著《植物圖

說》度日。「七月革命」一起，圖書行業面臨危機，首先賣不出去的就是《植物圖說》這類書。馬白夫賣傢具，賣衣物，家裏實在揭不開鍋了，才忍痛一本又一本賣掉珍版書。「打開他的書櫃，好像一個做父親的被迫交出兒子讓人家砍頭，不知選誰好。面對那些書，他望來望去，久久不決，繼而狠心抓出一本，夾在胳膊下面出去了。」「舊書販子看見他非賣書不可，只出二十個蘇收買他當初花了二十法郎買來的書。」魯迅《〈死魂靈百圖〉小引》，說果戈里《死魂靈》的插畫，以十九世紀中期之前俄國畫家阿庚的最有名。其圖集在蘇聯已很難得，卻於一九三五年出現在上海一家舊書店，是一八九三年的版本，百圖完備。魯迅推測是十月革命之際，某個熱愛藝術的俄國人帶了逃到外國，抱守十六年，才不得不出售以換衣食。

生於和平之地，我雖然斷捨離掉好些書，卻仍能積聚舊版珍藏。但我知道，或遲或早，一本本，一批批，我也將把它們斷捨離。李清照《金石錄後序》：「有有必無，有聚必有散」，人失之，人得之，又何怨？

作者簡介：吳捷，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學院，華盛頓大學博士，現為大學教授。

◀對於愛書人而言，斷捨離書籍不易。



透過影音展覽呈現港式幽默 「喜尚+喜」 香港流行文化節開鑼

「香港流行文化節」昨日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開幕儀式，並以揭幕節目「光影共鳴×《豪門夜宴》（1991）」為文化節「開幕周」打響頭炮。歌手許廷鏗聯手無伴奏合唱樂團「一舖清唱」及beatboxer蘇子麟，配合樂隊現場演繹多首喜劇電影歌曲串燒。此外，現場還播映1991年由徐克、高志森、張同祖等執導的喜劇電影《豪門夜宴》的數字修復版。

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劉震、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陳詠雯、《豪門夜宴》主演曾志偉一同主禮，為「香港流行文化節2025」正式揭幕。

料吸引逾30萬人參與

劉震致辭表示，「在《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》中，提出將香港流行文化節發展成品牌項目的目標。前兩屆香港文化節大受歡迎，共吸引超過110萬人次。香港喜劇電影風靡全球，具有巨大的影響力，是香港流行文化的標誌。本屆主題「喜尚+喜」，希望公眾在喜樂中感受香港流行文化的幽默感和獨特魅力，還透過電視、電影、音樂和漫畫的港式幽默，與香港人的日常生活產生共鳴，期望市民感受到流行文化的傳承和突破。」康文署文化交流及流行文化總經理黃潔怡向傳媒表示，今年文化節會舉辦超過20項活動，料可吸引超過30萬客流參與。

文旅局副秘書長謝詠誼、康文署副署長（文化）譚美兒、康文署助理署長區玉芳、《豪門夜宴》導演高志森及張同祖亦出席開幕儀式。

《豪門夜宴》修復版上映

開幕儀式後，《豪門夜宴》（1991）主創曾志偉、高志森、張同祖與現場觀眾分享電影背後軼事。張同祖表示，在1991年拍攝這部《豪門夜宴》是為了賑濟1991年華東水災，「（這齣戲）是一個奇跡。但（能促成這個奇跡）是因為

我們對同胞的關心。」高志森透露，當年這齣戲為華東水災籌集到共1200萬港幣，「我想當年的1200萬，今天可能也值差不多兩億。」曾志偉指出，「今天拿出這齣戲的一個重要之處，在於重建當年這種演藝界的團結：無論演員、導演、編劇、製片等等，都能為了籌善款這個目標共同努力的精神。」

在電影放映前，歌手許廷鏗亦亮相大劇院現場，與無伴奏合唱樂團「一舖清唱」及beatboxer蘇子麟合作，獻唱多部來自香港喜劇電影的歌曲。節目由音樂人伍卓賢將《黑玫瑰對黑玫瑰》《審死官》《半斤八兩》等經典喜劇電影歌曲重新編曲，如同聚集眾多巨星的《豪門夜宴》（1991）般，在多首耳熟能詳的喜劇電影歌曲上，添加beatbox與無伴奏合唱的創新融合。



「香港流行文化節2025」
亮點節目
（部分）



大公報記者 李兆桐

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第三屆「香港流行文化節」昨日開幕。本屆文化節以「喜尚+喜」為主題，節目包括舞台演出、電影放映、專題展覽及外展活動等，在音樂、影像、文字中發掘香港的笑匠瑰寶。開幕周帶來「光影共鳴×《豪門夜宴》（1991）」及「ImagineLand 2025」兩大重點節目，以經典電影與音樂演出為文化節拉開序幕。

4月5日至4月6日
「ImagineLand 2025」
香港文化中心戶外

4月5日至6月7日
「漫『Fun』體驗館」
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



◀高志森（左二起）、曾志偉、張同祖與現場觀眾分享《豪門夜宴》電影背後軼事。

4月18日至4月27日
「香港閱讀+」
沙田新城市廣場

4月26日
「荃灣有爵樂——SHAG」
荃灣大會堂演奏廳

◀「香港流行文化節」開幕儀式嘉賓合影。



▲第三屆「香港流行文化節」以「喜尚+喜」為主題，於香港文化中心內設立霓虹燈打卡點。
大公報記者李兆桐攝



▲許廷鏗聯手「一舖清唱」及蘇子麟，配合樂隊演繹「光影共鳴」喜劇電影歌曲串燒。

打卡區顯創意 設互動體驗

本屆香港流行文化節，香港文化中心室內設有霓虹燈牌及經典喜劇電影兩處打卡點。在露天廣場、星光大道梳士巴利花園及活動平台，亦設有「漫『Fun』體驗館」「藝術部落」打卡區域與手作體驗區，以及三個演出場地為遊客帶來精彩節目。

「漫『Fun』體驗館」匯聚麥兜、老夫子等香港不同年代的動漫作品，以特色打卡區域、港漫經典喜劇作品IP裝置，展現香港漫畫家的喜劇創意。此外遊客還能夠在「藝術部落」中體驗藝術、音樂和手作元素的趣味活動工作坊。周末兩日夜晚，還將在戶外草坪設置「星空電影院」，播映《飯戲攻心》（2022）及《大內密探零零發》（1996）兩部電影，邀請遊客在星空下體驗戶外觀影的樂趣。

在三個演出場地上演的「跨越界限音樂會」將呈獻超過35個來自本地，及八個國家及地區的音樂單位，演繹各具特色的流行音樂。焦點歌手包括王菀之、鄧建明、林一峰、雲浩影、林愷鈴、朱芸編等。



◀歌手張天穎（前）與黃健怡在露天廣場的「漫『Fun』體驗館」打卡留念。
大公報記者李兆桐攝